



耳边又响起他的乡音

——走进梁斌红色印记馆

宋安娜



那天上午阳光很好,坐落在宁河区张老仁村的梁斌红色印记馆举行开馆仪式。方方面面和四里八乡的人聚在这里,头顶、双肩都晒得暖暖和和的。随着人流进馆,我忽然想起一段往事:三十多年前,天津日报一群喜爱孙犁先生、梁斌先生作品的青年编辑记者成立了“孙犁、梁斌研究小组”,因为我负责文艺部工作,故而张罗一些活动。记得第一个活动便是请梁老来报社讲课。那时候报社还在鞍山道上,会议室不大,把着路口,室外一个转角大阳台,阳光直射进来,铺满长长的会议桌。梁老一个人坐在上首,背对着阳台,我们年轻人就坐在他对面。梁老说,今天就讲讲孙犁。梁老那年有八十高龄了吧,他讲啊讲啊,讲了三个多钟头,从冀中抗日烽火里的情谊讲到文学创作的成就。阳光正照耀着他的头顶和双肩,他的蠡县口音朗朗地在会议室中回荡。

本世纪初,中央电视台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旗谱》,需要一个河渠纵横、芦苇茂盛,酷似白洋淀的外景地,摄制组选择了水系丰沛的宁河。湖边搭建了锁井镇,芦苇丛藏起游击队的小船。拍摄完成,当地利用这个外景点位建立起一个红色经典旅游点。后来为了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宁河区决定异地重建这个旅游点,将每一件展品都完好地保存起来。如今,宁河区布局“潮白新河红色游”,梁斌红色印记馆终于在张老仁村开馆,精心保存的展品也得以再现。梁斌红色印记馆将与“重走方舟路”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点位,共同串起一条红色研学线路。

梁斌红色印记馆展示内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忠诚的

宝黛的爱情故事,若削去神话的底色,遂与通常言情小说无甚差异,无非呢喃痴情,偶然醋意,冲突频仍,深心愈挚;一旦沦为悲剧,则凄婉宛转,生死别离,摧肝裂肺,天地黯然。很多读者读这段爱情故事,本就把书中的神话、诗词等略去,也无妨与人物同悲欣,为人物一洒泪,但此类态度和读法,与面对琼瑶女士的言情小说,估计别无二致。雪芹善写日常琐细情态,但他刻意为宝黛爱情冠以“还泪”的前世因缘,很值得我们做哲学意味的深思。也就是说,此爱情故事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了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还泪”的底色和前提,就决然与一般的言情故事有本质的区别。而其意义和作用,恐怕也不仅是所谓宿命论那样的乏味和单一。

探讨黛玉的还泪恐怕要长篇论述,这里从一个角度管窥,还要借助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一段论述:“卖哭之用,不输‘卖笑’,而行泪贿,赠泪仪之事,或且多于汤卿谋之‘储泪’、林黛玉之‘偿泪债’也。孟郊《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又柳永《忆帝京》:‘系我一生心,负尔千行泪’;辞章中言涕泪有逋债,如《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等所谓‘还泪’‘欠泪的’,似始见此。”所谓卖哭、行泪贿就是把流泪当作逐利的工具,而人世间少见的则是“储泪”“偿泪债”之类的行为。汤传楹(卿谋)《闲余笔话》云:“人生不可不储三副泪泊: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方属英雄血泪,真事业,真性情,俱在此中,非复儿女情长执手涕泣比也。”这里的“储”其实是个形象化的说法,泪在心中,未必滴垂,且其话头口吻,乃文人一贯有之,并无甚创意。若作类比,则与雪芹更近,而非黛玉之属。至于孟郊、柳永所言“欠”“负”,皆在此生,而

黛玉的泪债是前世的,这是绝大的不同,也是雪芹绝大的创意。

钱先生指出,雪芹所拟“涕泪有逋债”是辞章中始见的(钱氏一贯将小说视为辞章),其实又何止于辞章?有学者认为“因钱氏介绍,我们得以了解了黛玉泪债之渊源”,此说不准确。钱先生这一段的作用,恰不是介绍黛玉还泪的出处,而是突显了其独创性。

今生的泪债,基于今生情感的基础、交情的寄托,重在债的形成,不在债的偿还;前世的泪债,从今生的角度去审视,基于记忆深处或毫无记忆的命里注定,重在债的偿还,不在债的形成。今生的泪债,是一种难以割舍的记忆,有的已经无从偿还;前世的泪债,是一种生命根源中的动机,必以偿还为终生使命。黛玉的还泪,本无理智原因可言,神瑛用水灌溉,因为绛珠欠缺的是水,绛珠偿还的却是泪,泪本不等同于水,况且神瑛或宝玉都不以水、泪为必需之物,更不知绛珠有此用一生泪水偿还的宏愿。故此还泪之举,全然是自发的、单一维度的、无逻辑的、痴情的,也正因此,才是不再求任何回报的、无条件的、高尚纯粹的、真情的。也许黛玉的一些表现在很多人看来达不到这层高度,但这也正是要把绛珠和黛玉放在一起审视的原因,若无绛珠,则黛玉的光辉大为减色。

也正因绛珠、黛玉的爱具有上述特殊的性质,所以她的爱情不是纯粹“欲望”的,纵使爱欲、被爱欲也是欲望的构成,但黛玉的爱与被爱,因为绛珠的底色与前提,就必然超越欲望的藩篱。这或许是雪芹的超越之处?

王国维曾化用叔本华的理论,用“欲望”来解读《红楼梦》的主旨,固然不足取。钱钟书《谈艺录》曾论其“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乃假设出若真正结合叔本华原著而可能产生的宝黛爱情的结局即“良缘虽就,而好速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偶”,说白了就是得不到时相思相慕,得到了就渐疏渐厌。钱氏此一假设确合叔氏理论,但也只能证明叔氏理论根本不适合《红楼梦》,若真是这种悲剧,就成了俗世小怨偶,即便脱了才子佳人小说窠臼,又与庸俗言情小说何异?

叔本华“性爱的形而上学”说:“既遂的恋情,收场不幸的恐怕比幸福的还多。”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姑且不论,只说既遂而不幸的爱情,其原因大概是厌倦、矛盾、误解等,而多数以欲望不能实现为总前提。欲望就是有条件的,爱与被爱彼此即互为条件,而一切情感只要有条件,就不全是无私的、纯粹的、博大的、可无限牺牲的。必须承认,这种无条件且不求回报的爱在世上本就存在,而黛玉的爱,因前世今生的设定,正该如何?

必须指出,钱先生虽依叔氏理论模拟出上述结局,但并不认可,他赞同现存后四十回的结局“更为切事入情”。但我们仍然觉得,正像有些红学家指出的,黛玉最后泪尽,是还泪的得偿所愿,不是带着无限的埋怨愤恨而死去的。

苏联初期革命文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等。他白天读书,夜里写作,“每天晚上写两三千字的文章,第二天就寄出去。有时抄一遍,有时连抄也不抄。第一次得到稿费是喜不自胜的。”50多年之后,梁斌这样描述他19岁时作为一名文学青年的夜生活,而我们看到的是,从《农村的骚动》到《红旗谱》,从处女作到代表作,梁斌为自己的创作路线画了一个圆:从乡村出发又回归乡村。从《农村的骚动》开始,梁斌便把自己的文学关注点投注于乡村,投注于中国农民的觉醒和奋起。这是作家一生为之倾倒、为之燃烧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他的文学生命中是一种永恒。从《农村的骚动》走向《红旗谱》,整整50年,梁斌将《红旗谱》锻造成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里程碑。它是一部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史诗,从历史的高度深刻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农民问题,它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五四运动以来反映农民问题小说中一个集大成者,它所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下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梁斌研究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末,已经走过了60多年历程,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天津日报“孙犁·梁斌研究小组”一部分年轻的编辑记者后来与学术界研究力量汇合,于1994年成立了天津市梁斌研究会。那一年,在天津举办了梁斌文学活动60周年庆祝会和梁斌创作研讨会。会议充分论述和肯定了《红旗谱》的里程碑地位,高度评价了梁斌文学创作的时代意义。会上,许多学者都表示组织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很有必要,研究会就应运而生了。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研究会曾经两次易名。研究会成立之初,大家关注梁斌先生的文学作品,故会名为“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随着研究的拓展,大量梁斌书画作品进入研究视野,梁斌红色文人画独特的美学意义和独创的绘画技法,受到美术理论界的关注,一批画家、美术评论家走进研究队伍,研究会更名为“天津市梁斌文学艺术研究会”。

梁斌还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他在大革命低潮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革命。在14年抗日战争中,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既是抗日战场上的战士,也是人民抗日斗争的记录者。新中国成立后,梁斌决心要为党写史、为人民立传。为写作《红旗谱》,他三次辞官,以“出水才看两腿泥”的信心和“骑上马向前冲”的激情,终于完成了《红旗谱》。他始终坚信《红旗谱》对历史、时代和人民的意义。近年来,梁斌波澜壮阔人生的启示越来越具有回应时代和社会生活呼唤的意义。基于对梁斌先生的文学、艺术、人生展开全面研究的初心,研究会再次更名,即沿用至今的“天津市梁斌研究会”。研究会为赓续天津红色文化血脉做了大量工作,梁斌红色印记馆展出的文字和图片,均由研究会提供,体现了研究的学术成果。

沿着展览线路前行,我又一次走近梁斌先生,耳边仿佛又响起他那标志性的蠡县口音,朗朗地、久久地回荡着。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三)

石上生花

——西井峪村景观营造记

魏煜琪 田恬

改造前后的西井峪村景观对比图



在蓟州盘山脚下,群峰环抱之中,藏着一座“石头的村庄”——西井峪。四面青山如屏,中央凹地似井,故名井峪”。村中石墙、石巷、石屋依山就势,斑驳错落,灰白与青褐交织成一幅大地浮雕。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也是石头与人共生千年的活态见证。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西井峪村村民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钢筋水泥悄然取代了费时费力的砌石手艺,新屋拔地而起,老巷日渐冷清。一边是乡愁的呼唤,一边是现实的需要;一边是设计师眼中的“文脉”,一边是村民心中的“好日子”。如何让保护不成为负担?如何让发展不割裂记忆?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2017年,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的设计团队走进西井峪,并未急于挥毫泼墨,而是提出一个素朴却有深度的主张:“做看不见的设计”——不是用图纸去覆盖村庄,而是用尊重去唤醒村庄。设计团队深知,乡村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本写满故事的书;设计者不是作者,而是读者与协作者。

于是,“石头与食物”成了这场营造的核心语言。本地石材、本地作物,就地取材,就地建造。干砌石墙不再只是围合空间的工具,更被赋予排水、挡土、休憩、观景等多重功能。设计团队与村中石匠并肩而立,反复琢磨;好料用于承重,碎石填入缝隙;纵横交错以抗侧力,留缝透气以利排水。每一堵墙,都是一场对话的呈现;每一条巷,都是一次合作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角。周志华过去是西井峪村一位普通村民,如今却成为村里有名的“石头匠人”。他最初只是参与村口广场的修建,后来重拾祖辈传下的砌石手艺,最终亲手改造自家院子,开起了石头民宿。“以前觉得老石头土气,盖新房都用水泥砖。现在才明白,这是咱西井峪的根。”他说这话时,正蹲在院门口修补一段石阶,动作熟练,眼神笃定。

四年光阴,没有一张“终极蓝图”,只有点滴浸

润。荒废的坝台被巧妙改造成兼具停车与观景功能的石阶广场;杂乱的角落整理成邻里共享的小菜园,种着萝卜、白菜和玉米;曾经断头的石巷重新连通,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与温度。村中一口老井被清理修缮,并沿用原石复砌,水仍清冽——它不再仅供汲水,而且成了村民闲话家常的聚集点。

在这场“唤醒村庄”的改造中,传统技艺也重获新生。2018年,“西井峪村砌石技艺”被列入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一门手艺的认可,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肯定。石头,终于开出了文化的花。

如今的西井峪,民宿嵌于老屋间,书店藏于石院中,咖啡香飘石巷,游客纷至沓来,而村民的笑容里多了一份从容与自豪。这里没有突兀的“网红打卡点”,没有刻意雕琢的“仿古街区”,只有自然生长的烟火气与诗意。一位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这里的美,是长出来的,不是贴上去的。”

设计团队始终相信:最美的乡村,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没有强加审美,而是搭建桥梁——让村民看见传统的价值,也让外界读懂乡村的逻辑。所谓“看不见的设计”,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陪伴与引导。

石上生花,不在奇巧,而在共生。西井峪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乡村营造,是让石头继续说话,让村民继续生活,让传统在当代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忘来路,亦能走向远方。

当夕阳洒在斑驳的石墙上,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位老人围坐闲谈,孩童在石巷间追逐嬉戏。那一刻,石头不再是沉默的建材,而是承载记忆、孕育希望的温床。西井峪,这座被群山守护的石头村,正以最朴素的方式,讲述着乡村复兴的一种可能:不靠大拆大建,而靠人心唤醒;不靠外部输血,而靠内生力量。

石上生花,花自民心。
(魏煜琪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级工程师;田恬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九院总景观师、高级工程师)

詩書墨千秋耕歲月
津門李明書於津書齋

书法
李明

前度有个叫“一五老师”的博主在网络上发文和视频,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一书中有几百处的错误,闹得沸沸扬扬,虽语带调侃,但出版社也要深刻反思。随后,又有人指出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物上的错误,这几家都是国内顶级的出版社。我曾在2021年第4期《天津文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给中华书局挑眼》的小文,指出其出版的《论语译注》《刘子校释》以及《王力古汉语字典》等书中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之所以出现,一则是因为学术水平欠缺,更重要的是浮躁而缺乏责任心。编校人员首先要坐得住,要有耐心,更须细心。像“一五老师”指出的薄薄一本《西厢记》竟有几百处错误,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还有一些出版物犯的错误更是匪夷所思。我在2017年五月号《书画世界》(安徽美术出版社主办)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生为华夏人,死为津人》一文,介绍吴玉如先生,其中的文字和照片我校对再三,还一再叮嘱责任编辑千万不要出现纰漏。可是出版后,吴玉如的肖像竟照

应重己文字》的文章,介绍吴玉如先生,其中的文字和照片我校对再三,还一再叮嘱责任编辑千万不要出现纰漏。可是出版后,吴玉如的肖像竟照

也谈出版物的讹误

韩嘉祥

然换成一张手拿烟卷的不知何人的照片,令我很气愤。随后,责任编辑苦苦哀求我千万不要向出版社领导反映,否则轻则扣发她的奖金,重则会受到处分,弄得我无可奈何,只好提醒她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杜绝犯此类错误。

无独有偶,这种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还发生在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老牌出版社身上。2019年版的《蒋梦麟述怀》一书,封腰照片竟弄错了。蒋梦麟

先生大名鼎鼎,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十余年之久,是

对我国教育事业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蒋梦麟述怀》一书的封腰用的却是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之照片,

此书内文中印有蒋梦麟先生的遗照没有错,两

相比较,正误立判。如果在编校上略细心一点,也不至于犯如此离谱的错误。说一句句痛心的话,出版界是不是应该“刮骨疗毒”了!

另外,附带说一下,错别字也是公共视野

中的大忌,这不单单是对出版社而言,对于城

市名片尤为重要的。曾见一名人旧宅外面的标

牌,将此人姓名中的一个字写错,后经热心市民指

出方才改正过来。这个事例提醒相关行业的人,包

括名人故居在内的作为城

市名片的历史风貌建筑,在

整理、修缮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上,都必须严谨、用心,

尤其是要尊重史实,避免类

似错误再出现。

李杨

